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7月12日 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 美编：  
向 继  
平 红

【泰山野物】

## 飞翔的雉鸡

□ 夏海涛

在有限的人类史上，人与鸡有着太久的联系了，据考证，人类至少有8000年的养鸡历史。作为六畜之一的鸡，早在3000多年前，就走进了甲骨文，成为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动物。想象一下，先人们用刀在甲骨上刻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那样不容易，除非与生活密不可分，否则鸡怎么会走上甲骨呢？鸡不光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，还成为祭祀的供品。

鸡是鸟纲雉科家禽。在甲骨文中，关于鸡的写法有十种以上。

鸡走进诗歌，是在2500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，里面有一首关于鸡的诗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。《诗经·齐风》里也有一首《鸡鸣》与报晓有关：“鸡既鸣矣，朝既盈矣……”

一个清晨，我穿泰山而北行，在凤凰岭上遇见了一只泰山雉鸡，正大摇大摆地横穿马路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泰山野鸡。尽管是一个下坡，我还是早早地踩下了刹车，等待野鸡通过。

我静静地看着它。它的步子优雅，不紧不慢，俨然一个骄傲的公主，不，俨然这座凤凰岭上的一只凤凰。

我能够清晰地记住那天，是因为那天正好是国际诗歌日。这只泰山雉鸡就这样与我不期而至，十分突兀地出现在一个诗人的车前——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天意？

在我走过800个单程的山路上，一只野鸡恰好出现，它路过了我的生命，以及生命里的全部时间。

我庆幸，泰山上的雉鸡与家鸡一起，在时间的长河里平行生长，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灭绝，也没有因泰山的庇护而毫无节制地疯长，它们不光躲过了时间的打击，更躲开了人类的牙齿，且仍保留着自己的野性。

在这条山路上，我曾经无数次听到泰山雉鸡的叫声，声音略带沧桑和沙哑。它们展开翅膀，贴着地面缓缓滑行，从一片山地到另一片山地，看起来丝毫不费力气，实际上，却把身家性命，托付给了大地和翅膀。

泰山的皱褶里，隐藏着许许多多的农家乐，养着一笼子又一笼子的鸡，最吸引人眼球的，是那种七彩雉鸡，绚丽的色彩，高挑的羽毛，因为外形俊美，犹似野鸡，尽管每只价格在上百元，依然被许多食客所青睐，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大食野味的好奇心。殊不知，这种住在铁笼子里的山鸡，其实也是从养鸡场里豢养出来的，是根据饲料配方精心调配养育出来的野鸡仿品。

这样的山鸡除了外貌，其实与野鸡没有丝毫的联系。

野性一旦被豢养，就只能是另一个物种，就像狗与狼的区别，家猪与野猪的区别。泰山中的雉鸡像孙猴子一样，拔下毫毛一吹，变出了成千上万的七彩山鸡，既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，又保存了自己种族的纯粹和延续。

【闫红说】

## 爱情故事总跟桥有关

□ 闫红

桥能够给寻常风景增加灵性，让普通的日子变得不同，冯延巳有句词“独立小桥风满袖”，是不是仙气飘飘的？桥边的人，比起平时，都显得超越一点。

铁石心肠的人，站在桥边，可能也会忽然想谈人生里最后一场恋爱，桥的动人，大概正在于它有点像爱情，瞬时间将你从现实引渡到彼岸，变成另外一个自己。

比如《白蛇传》里的白素贞，有很多年我一直不太懂她，许仙到底哪儿好？当然也说不上坏，他差不多是男人道德中间值，太平无事时，也有几分温情，用李碧华的话，他是可以依依挽手细细画眉的少年。一旦遇到点事儿，他翻脸无情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贪心又软弱，实在不值得白蛇为他一次次地赴汤蹈火。

这是一层不解，还有一层不解是，在红尘中浸淫太久的我，实在想不通，白素贞原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妖孽，没人催婚催育，为什么非要跑到人间来做人家老婆，生儿育女，经营生计，敷衍他的亲朋好友，被人评头论足……还好她是个蛇精，不会变成黄脸婆，没有容貌焦虑，但是，还是有点想不开吧。

现在想想，很简单，生活在别处，她就是不想一天天地重复下去，想过不一样的生活。这种不一样，不只是时空的改变，最大的巨变，是爱情引发的。

和喜欢的人一同看流光飞舞，看春雨绵绵，如那句歌词：“留人间几回爱，迎浮生千重变，跟有情人做快乐事，莫问是劫是缘。”又如舒婷那句诗：“与其在悬崖上站立千年，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”。有些事，真的是开心就好，没法问值得不值得。

白素贞和许仙相会在断桥边，这断桥不断，只是残雪覆盖时看不分明，像是断了一半，这个若即若离的意象，也像爱情。当白素贞踏上断桥，她就是借爱情这座桥将自己引渡到不一样的生活，纵然最后功败垂成，也算求仁得仁，她幻想过，尝试过，爱怨纠缠，相爱相杀，用杨笠的话就是：“谈恋爱不就图个热闹闹闹？”

人生就是这样，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的人想进来，有像白蛇这样放着神仙生活不过，一定要去那烟火红尘小桥流水人家，和光同尘，过一场人世间的日子的，也有神往外面的世界，想要有一座桥，将自己引向广阔天地的。

前几天又把《廊桥遗梦》看了一遍，这部电影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记得当时非常轰动，尤其是女性看得如醉如痴，也有严肃的学者发表文章批评它俗套，没说出什么新鲜事物。

要什么新鲜事物啊，它说的就是一种不甘，梅姨扮演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，外表驯良，内心却藏着一座沉寂的火山，不甘心在这小小天地里，像夕阳的影子一样坠下去，坠下去。

可能很多女人都这么想过，所以那个56岁“抛夫弃女”自驾上路的阿姨轰动一时，谁没有一个自我放飞远走天涯的梦，但是弗朗西斯卡那个时代可能还不行，而且她还没有56岁，还有很多人生职责等着她去完成。

“万能青年旅店”在歌里唱：“是谁来自山川湖海，却囿于昼夜，厨房与爱”，这是无数女性的命运，《廊桥遗梦》却造了一个梦。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摄影记者罗伯特·金凯开着一辆风尘仆仆的旧车突然出现，他要拍一座桥，迷了路，跟她问路，当弗朗西斯卡把他带到桥边，他发现，更美的其实是眼前这个女子。

我前面说什么来着，站在桥边的人，平白就会多一点故事感。

他们也是彼此的桥，通过对方而进入远方，弗朗西斯卡看到曾经的自己，庸碌日常中，她早就把这个自己遗失在时光深处，通过与这个男人的交谈，有什么复活了。罗伯特的感觉，与之相同。爱情很自然地发生了。

但最终弗朗西斯卡还是拒绝了罗伯特的邀约，选择了家庭责任，这结局似乎让人惆怅，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？《神雕侠侣》里的程英说：“你看天上白云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。人生离合，

亦复如斯……”

不见得相爱就一定要在一起，爱情的神奇之处就在于，它并不随着时空流转而改变。罗伯特至死戴着弗朗西斯卡送他的戒指，弗朗西斯卡则立下遗嘱，要求去世后火化，把自己的骨灰，从他们钟情的那座罗斯曼桥上撒下去。

河流永不停歇，桥却一直在那里，静默而恒定，就像我们生命里的人来来往往，爱情却可以不随着世事变迁，恒久存在。

让我印象深刻的，还有《爱在黄昏日落时》封面上那座桥，虽然我狠狠地吐槽过它，但心情跌落到谷底的夜晚，我都会把这个电影再放一遍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，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，情绪低落，一定是为了那些鸡零狗碎的日常。

这部电影并不死去活来的爱情电影，能带我脱离困扰。故事再简单不过，杰西在火车上遇到赛琳娜，邀请她和自己同游维也纳，他们度过愉快的14个小时，相约半年后再见。

但中国的古诗词里经常会出现一个词，叫做“轻别”，我们总是看轻别离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再见面是多么难。他们重逢要到六年之后，杰西作为作家到巴黎签售，他的作品写的就是当年和赛琳娜的一段情，在书店里，他们又见面了。

彼此的生活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，但似乎不能在他们之间制造隔阂，几乎没有太多过渡，两个人迅速变成当初的话痨。他们无休止地谈人生，谈某些词语在自己心中的意义，他们的谈话有一种张力，像是朝对方一点点地延伸，你都能看到有一座桥渐渐合龙。

所谓谈得来，要有一个“来”字，互相朝对方一点点走来，当话语严丝合缝，就是用心为彼此搭了一座桥。

这部电影的海报上，是两个人坐着船从桥下走过，还有一座彩虹样的桥在他们心上，相爱的人，有时会有一种超现实的力量。

你看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桥都是爱情的见证。庄子难得地讲了一个爱情故事：“尾生与女子期于梁（桥）下。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。尾生抱柱而死。”据说这座桥在陕西蓝田县境内，被称作“蓝桥”，也是《魂断蓝桥》这个电影中译名的来由。

我最喜欢的词人之一晏几道有名句曰：“梦魂惯得无拘检，又踏杨花过谢桥”，是说白日里被现实束缚，不能与你相见，梦里我总可以遵循自己的心意，踏着杨花走过谢桥，去看那一端的你。

西方电影，比如莎拉·杰茜卡·帕克的《爱在布鲁克林桥》、朱丽叶·比诺什的《新桥恋人》、杰克·尼科尔森与黛安娜·基顿的《爱是妥协》……主人公们在桥上邂逅、相识、相恋、相互怀念。

我们看这些故事，不难理解其中的缘故，首先桥和爱情一样，都是一种引渡，不管你爱的是烟火人世还是星辰大海，都能通过一座桥，一段爱情，走向对岸；然后桥是一种连接，原本在两端的人，面对面互相走来，脚步或有疾徐，总会在某一点相遇；第三，桥是一种和时间交融又对峙的意象，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圣人尚且不能消解流逝带来的虚无感，但是有一座桥在那里，你就能看到，总有些什么恒久不移。爱情就是那座桥，能帮我们抵御流逝带来的眩晕感。

要不然为何有这么多情侣在桥上挂上“爱情锁”？

欧洲人爱在桥上悬锁这个传统也是从20世纪初的战乱年代塞尔维亚的一个小镇兴起，动荡纷扰的年代有着无数的不确定，连生命都是如此。奔腾不息的急流年里，桥与锁便成了信仰的寄托，尽管人类可能永远不能从滔滔逝水中抓住些什么，但我与你偏要锁住一个“永恒”。

塞尔维亚的女诗人德珊卡·马克西莫维奇将桥与锁的故事写进诗篇《爱的祷告》里，等待徘徊不可见的焦苦，重逢的炽烈与甜蜜，相聚的柔情与缠绵，现实和梦境的虚实，与流动的时光交织在一起，才共同完成了这首“时间的诗篇”……

巴黎卢浮宫以西四分之一公里的地方，也有这样一座曾经挂满锁的桥，名为Pont des Arts（艺术桥），而它也有个别称——“情人桥”。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允许挂锁，但桥本身却成为一种美好与诗意的存在，也成为无数作品的灵感启发。